歷史與空間

煙村古鎮耀中華

——遊五夫鎮隨感

■張衍榮

中原人眼裡，五夫鎮或許不算個甚：一爿彈丸之地，藏之閩北武夷山中，四面環山，一個出口，開闊不足，閉塞有餘。街容呢，實難恭維，建築蕪雜無序，店舖形容猥瑣，道路坎坷不平。氣質就更別說了，名義上雖為集鎮（鄉村中的城市），但「散、亂、雜」各自為政，各行其是的小農經濟特徵十分明顯……充其量不過一煙村小鎮。

其貌不揚的五夫鎮萌芽於西晉時期，初為雞鳴小村，喚作「五夫里」，經過600多年的發展，到南宋時方小成氣候。雖為商賈集鎮，但在天下鎮海裡，它能算老幾？若不是因為一個孩子，這個名不見經傳的旮旯，也許永遠默默無聞。

公元1140年（紹興十年），從建陽到五夫的山路上走來一個孩子。這是個顛沛流離的少年，剛剛10歲，隨在父親身後，緊緊拽住大人的衣襬，生怕一不留神走失。他目光迷茫，不時回首建陽方向，很有些戀戀不捨。他實在不明白，遭罷官的父親為何要離開姑姑家，到如此偏遠的地方投靠外人？

那個時候，誰都沒有料到，這個近乎逃難的孩子，日後會使這座煙村古鎮脫穎而出，名播天下。這孩子名叫朱熹。

公元1188年（淳熙十四年），已步入老年的朱熹終於如願以償回遷到建陽。掐指算來，他在五夫生活長達48年之久。這48年，他從師學藝，發奮攻讀，洞房花燭，金榜題名，潛心鑽研，嚴謹治學，「接伊洛之淵源，開海濱之鄒魯」，成為一代理學宗師，堪稱波瀾壯闊，春風得意；這48年，他少年喪父，中年喪妻，晚年喪子，又可謂人生淒苦，厄運不斷，欲哭無淚……

我人在車上，心卻在嘆息。

一條塵土飛揚的鄉間公路，與一條幾近乾涸的小河絞在一起，河中有路，路中有河。越野車在這坑坑窪窪的「河路」上不停地顛簸搖晃，跌跌撞撞，趔趄蹣跚，走得極其艱難。遙望窗外，心生喟歎，這情形怎麼就跟朱熹當年如出一轍呢？

上午10點左右，我們終於到達五夫鎮。

雖為朱熹「故里」，中外聞名，但遊人稀少。經人指點，我們來到「興賢書院」。

興賢書院位於興賢古街。舉頭看去，見是一座臨街古建築。牌樓式門面，飛簷重疊，造型雄偉，氣勢磅礴，風格凝重；人物花鳥，彩繪斑駁，磚雕門飾，匠心獨運。頂端懸掛石刻豎匾，曰「興賢書院」，寓意興賢育秀，繼往開來；浮雕雙龍，分列兩側，拱護陪襯，神聖祥瑞。門楣上嵌朱丹橫額，磚刻俊逸四字，曰「洙泗心源」，取自儒、佛二教，意為儒家學說乃心性智慧之源。

興賢書院為紀念理學先賢胡憲始建於南宋孝宗年間，朱熹曾在此講學授徒。元初，書院毀於兵燹，1898年（光緒二十四年）由鄉賢捐資重建。

我國東南一帶歷來重視「精神文明」建設，素有「貧不廢讀，富則興學」之風，由興賢書院即可見一斑。書院門臉寫滿歲月滄桑，只可惜因大門緊閉，記錄滄桑歲月的院內建築卻無緣得見。

惜別興賢書院，我們去了朱子巷。

朱子巷位於中和坊、儒林坊交界處，逼仄而曲折，借用江浙話說，它是條典型的「摸奶巷」。據介紹，朱子巷原先全長300米，現僅存138米，相傳朱熹當年每次外出都要經過這裡。巷子兩側皆古屋高牆，路面全用鵝卵石鋪就。牆皮脫落，路面破敗，頗見蒼涼。步入其間，猶聞朱熹足音遠遠傳來。

循着夫子「足音」，我們穿過一段田壟，來到紫陽樓。

紫陽樓位於屏山腳下，潭溪之畔，距鎮里許，是抗金名將、朱父至交、朱熹義父劉子羽特為朱熹蓋的，始建於1144年（紹興十四年），那一年朱熹才14歲。

1143年朱熹父親病故，臨終前托孤劉氏兄弟及胡憲。因擔心朱熹產生寄人籬下的自卑心理，劉子羽當眾認朱熹為義子，其弟劉子翬及劉勉之則一起成了朱熹的老師。朱熹18歲那年，劉勉之將愛女劉清四許配給他。義父、恩師、岳父，劉氏一族對朱熹可謂恩重如山。在劉家的關懷、呵護和栽培下，朱熹飽讀詩書，長大成人並成家立業。婚後不到三個月便考取進士，功成名就。

對這段時光，朱熹感念不已，當年的困惑自是煙消。「半畝方塘一鑒開，天光雲影共徘徊。問渠哪得清如許，為有源頭活水來。」這首膾炙人口的經典名詩，靈感來自紫陽樓塘邊苦讀，雖云《觀書有感》，但揆其思想感情，顯然已超出了單純的「觀書」。

紫陽樓為宋代歇山頂式閩北民居，前後三進，「五臟」俱全，建築面積六百多平方米，周圍古樹參天，修竹成林，屋前便是那口著名的半畝方塘。

不知何故，方塘深而無水。探究間，不由感歎劉子羽先生。「天下熙熙，皆為利來；天下攘攘，皆為利往。」世上朋友，如劉翁者幾？倘若不是朱父幸有如此一位義薄雲天的恩公朋友，孤兒寡母，衣食無着，朱熹豈能成為一代鴻儒！

繞過方塘，走近院門，見門上有朱熹題匾：忠孝持家遠，詩書處世長。不用說，這種體現理學核心價值觀的廣而告之，自然是統領紫陽樓諸「目」之大「綱」了。

穿過院門，便是廳堂，裡面正中端坐着朱熹塑像，面容清癯，神態儒雅。

堂側有朱熹手書治家格言：「讀書起家之本，和順齊家之本，循理保家之本，勤儉治家之本」。

廳堂之後為第二進，即祖先堂。堂上懸有朱熹「慎終追遠」手跡，左右聯曰：紫氣氤氳徽州祖地，陽光輝耀閩邦後裔。神龕裡掛有祖先朱古僚（朱熹前九代）、祖父朱森、父親朱松畫像。

出祖先堂便是紫陽樓第三進，曰「晦堂」。當年，儒、釋兼修的劉子翬曾為朱熹取名「元晦」。朱熹為感懷先生賜名，故以「晦堂」二字命名。堂上懸朱熹手書「不遠復」，是朱熹17歲那年向老師請教「入道次第」問題時，先生劉子翬取《易經》之言對他的教誨，意思是要常轉身看看自己的足跡，與曾子的「吾日三省吾身」異曲同工。

晦堂兩側壁上掛有朱熹春夏秋冬四時詩。晦堂樓上有「禁區」，是朱熹三位女兒的閨房，曰「芙室」、「蓉室」、「菱室」。

……

整座「樓」依山就勢，莊園格局，雖規模宏大，蔚為壯觀，但絕無奢華之氣，絕無驕淫之風。相反，不論廳、堂、軒、齋、室，簡樸無處不在，書香味，書卷氣，書生志趣，如影隨形。不難想見，這種庭有詩書氣自華的氛圍固然為朱熹所營造，但反過來對朱熹的影響該有多大。而對朱熹的影響，又何止是僅僅影響了一個朱熹？嗚呼，小鎮輝煌，蓋在於斯矣！

■興賢書院。 網上圖片

豆棚閒話

■任芙康

北京往南

紅孩來電，傳我去河南。我不解，時已寒秋，上河南看紅葉嗎？老弟並不釋疑，卻糾我語病，北京到河南，為「下」，而非「上」。說來倒是，北京動身，朝南走，俗稱南下。除去地理原因，京人優越，身價不凡。人家不定哪日清晨黃昏，哪條偏街小巷，哪爿家常小館，不期而遇，就能與達官顯宦打個照面兒。而身居外省的百姓，對這類猝不及防的寵幸，永遠只存在於美妙的夢境。然上天公平，酸甜苦辣，人人有份。話說北京的人氣實在太旺，全封閉的二環、三環、四環、五環，常成黑壓壓的車場。出差去京，有時困於靜態的出租車上，計程表針顧自勻速前行，而路邊公交站前後，佈滿無希望亦無絕望的臉。天再灰暗點兒，風再冰涼點兒，便禁不住對首善之區的良民，滋生悲憫的情懷。試想，在這塊地界兒，你得混出多大名堂，才可免卻生計的煩惱。

請教河南朋友，方知天津赴中原，如欲圖快，眼下還躲不開北京。必須先坐高鐵到北京南站，再換兩番地鐵或打的至西客站。因係同好間的呼朋引類，遂豁將出去，應命上路。略去前半程的折騰不表，自西客站出發，竟出奇愜意，騎着高鐵三小時，扭身「上」了雲台山。

面對碩大的雲台山地貌模型，主人的介紹，既有整體輪廓的提綱挈領，又有要點突出的如數家珍。何處是落差314米的亞洲第一高瀑的老潭溝，何處是三步一泉、五步一瀑、十步一潭的小寨溝，何處是日出、日落而陰陽參半的子房湖，何處是唐代詩人王維「遙知兄弟登高處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」的茱萸峰，何處是魏晉時期「竹林七賢」的隱居地，何處是漢獻帝劉協的陵寢園，何處是唐代藥王孫思邈的煉丹洞，何處是聳立懸崖的國家級文物孝女、瑞雲兩佛塔……處處鑿鑿實實，無一虛妄的傳說。目光一一掠過，心中層層波瀾。

導遊將一干人帶至一座橋前，宣佈紅石峽已到，從此刻開始，不再上山，而是下山。輕煙飄渺中，眼前出現一條由深棕色岩石組裝而成的峽谷。忽深忽淺、忽寬忽窄的山峽，景象似隱若現。你甚至剛邁出三步五步，眼前已變幻迥異的新奇。道路陡峭，但每步石階皆平展。路旁的鋼索，崖邊的鐵欄，通通裹纏了隔暑隔寒的絨布。同伴中有位心臟不適，過橋前就曾高聲警告自己（似乎更像嚇唬他人）。而一路下得溝來，穿過重重山洞，跨過道道棧道，面容正常，喘氣均勻。經旁人故意提醒，「病號」一臉僥倖：「咦，怪了奇了，竟把心臟忘了。」峽中有山，一忽兒高地，一忽兒丘陵；峽中有水，一忽兒飛流，一忽兒靜溪；峽中有樹，一忽兒矮叢，一忽兒高林。綠草萋萋，是寒冬臘月都不枯的；青苔淋淋，是北方山中極難見的；石橋彎彎，是江南小鎮方才有的；紅石爍爍，是賞石癮君不忍去的。一汪稍大些的潭中，緩緩划來一葉扁舟。艄公頭戴斗笠，身着土黃衣褲，竟是扮作古時漁夫的清潔工。遊人紛紛駐足，投以靜默的神往。我亦倚欄，有些恍惚。漁夫腕上錶帶的晶瑩偶爾一閃，讓人始覺今朝乃何年。斯峽如此磅礴，卻又高度濃縮。南北深約1500米，俗稱三華里；東西最窄處僅數米，舊稱丈餘；最寬處30多米，至多九丈許。閉目盤點，數十年間，國門內外，我也算見過一些稀奇，但眼前真山真水的盆景，或曰盆景式的真山真水，實為平生初遇。

自五十歲起，我出門不帶相機，就怕影像示人，有礙觀瞻。碰上別人要求合照，權當充任道具，從不奢望分手之後，能飄回一張半張。這回河南歸來，抽暇翻閱雲台山的書刊，竟無一例外，所有領銜位置，都是紅石峽的玉照。自己雖無此地留影，但我心誠，過目難忘，已將雲台裝進腦海。

登山那天，星期一，按說不會有雙休日和節假日的鼎沸。幸福的京人，恰逢國際會議，喜迎長假，紛紛外遊，僅附近車站，便每日有專列輸送。北京往南，就上雲台山，似乎已成首選。純正的京腔，半生不熟的京片子，繞耳不絕。端的是，雲台勾人腮幫處，多為京城休閒客。

詩意偶拾

■楊天宏

仿詩聖杜甫作武侯

武侯祠堂柏深深，三國往事歷歷真。
報君三顧天下計，人和魚水為知音。
鞠躬盡瘁扶蜀漢，兩述出師老臣心。
無愧身歿業未成，英雄憶此淚染襟。

仿李商隱作琵琶

琵琶音美動心弦，一彈一撥思情緣。
崔戶寫詩寓桃花，好問情詞寄雙雁。
明湖映月芙蓉舞，渭水臨風玉樹山。
情絲縷縷深追憶，兩情相悅笑無言。

亦有可聞

■龔敏迪

《紅樓夢》與康熙南巡

《紅樓夢》研究把鼎足而立的江南江寧曹寅、蘇州李煦、杭州孫文臣家三織造與書中的賈、史、王三家對應，似乎已成不少人的共識。比如學者李建華考證出，小說十三回和四十九回出現史湘雲的叔叔忠靖侯史鼎、保齡侯史鼐，與《前光祿大夫戶部右侍郎管理蘇州織造李公行狀》中說李煦兩個兒子李鼎、李鼐就對上了號；其他如王熙鳳說她爺爺管理過各國朝貢，《粵海關志》就有康熙四十二年，孫文成當過粵海關監督的記載，王熙鳳說她家也接過駕，也與杭州織造接駕相符。這都是對讀懂《紅樓夢》具有意義的。

有紅學家說：「沒有康熙南巡，《紅樓夢》就出不來」是不錯的。康熙為曹雪芹提供了寫作《紅樓夢》的舞台，而他的南巡，也直接給一榮俱榮的江南三織造帶來了災難性結局。《紅樓夢》中說：「只預備接駕一次，把銀子花的像淌海水似的！」還稱：「獨他家接駕四次。若不是我們親眼看見，告訴誰誰也不信的。別講銀子成了土泥，憑是世上所有的，沒有不是堆山塞海的，『罪過可惜』四個字竟顧不得了。」康熙六次南巡，曹雪芹的父祖輩就曾經接駕四次。錢從哪裡來？無非是挪用公款。康熙二十三年第一次南巡，曾有旨給江蘇巡撫湯斌說：「巡行凡需用之物，皆自內府儲備，秋毫不取之民間。」這當然是不可能的，張符驤的《竹枝詞》就譏諷說：「天語叮嚀空有約，民間不費一錢耳」。《陳公神道碑》就記載了江寧知府陳鵬年反對總督阿山增加臨時賦稅的事。而屬於內府的江南織造得花錢就真的「三汊河幹築帝家，金錢濫用比泥沙」了，而且還要多用少報，以免造成康熙揮霍的形象。揚州行宮的建造就托名鹽商捐贈，曹寅和李煦兩人就各出了二萬，但只說只共用了幾千！所有的揮霍，如果不是康熙希望他們這樣做，三織造豈敢？所以他事後對大臣們說：曹寅、李煦「用銀之處甚多，朕知其中情由。」實際情況康熙不會說，三織造不能說。但康熙表面上卻還假惺惺地說：「茱萸灣行宮乃係鹽商百姓感恩之誠而建起，雖不與地方官吏，但工價不下數千，嘗覽《漢書》，文帝惜露台百金，後世稱之，況為三宿所費十倍於此乎？故作述懷一首以自警，又黏之壁間以示維揚之眾。」《康熙南巡秘記》甚至說：「康熙帝屢次南巡，地方官備辦供應，挪用公款，虧空甚巨。大吏懼掛吏議，責令賠補，敲骨吸髓，上下交困，仕者至視南中為畏途。」為此，康熙繼續明知故問，命大學士張鵬翮去察審，張鵬翮當然不敢說。雖說是「拿皇帝家的銀子往皇帝身上使罷了」，皇帝的隨從，特別是那幾個皇子，都不是省油的燈，經手者也不能白幹，《蘇州府志》記載：李煦的家人就有湯、錢、瞿、郭四姓皆巨富，在蘇州的宅子各值萬金。康熙需要三織造繼續為自己幹了重活、髒活、險活，解決的辦法是讓曹李兩家輪流管兩淮鹽務，但一管就是十年，仍然不能補足虧空！弄得知道「兩淮事物重大，日夜悚懼，恐成病發，急欲將搶糧清楚，脫離此地」的曹寅，終於「無貲可賠，無產可變，身雖死而目不瞑。」他的舅子李煦繼續延期代管鹽政，但直到雍正即位，虧欠的舊賬仍然不斷被發現，時隔三十年，時任蘇州織造胡鳳翬還查出「李煦於康熙三十二年，奉內務府行文着動備用銀二千兩買米四千一百餘石，此項動用銀兩已經報銷訖，所買米並無存儲，明係虧空。」因為雍正和康熙對待三織造的態度不同了。

沒有了錢，織造的御用衣服也不行了，落井下石者也開始乘機打擊他們，此時任他們再拚命掙扎也無法躲避厄運了。這也就是《紅樓夢》中眾多人物從醉生夢死，到最終悲慘結局的必然原因。

來鴻

■翁秀美

隔

■瞻園，假山魚池，古意幽深。 網上圖片

花間鼻祖溫庭筠有詞《菩薩蠻》，下片「雙鬢隔香紅」句之「隔」字，細品甚妙：香紅是花，指花的顏色與氣味，女子頭上的花朵插在兩邊，隔了頭髮，遙遙相對；也或者是花兒在中間，雙鬢之間隔着鮮艷的花兒。髮上好風光，憑人想像去。

隔，有一種特別的韻味。這一邊，那一邊，中間有那麼一點兒什麼，遮一遮，掩一掩，帶一帶，美感旋生，意境亦深，諸般妙景，餘韻不盡。田埂，小橋，長堤，林木，直如弦，曲如帶，狹長的，寬闊的，將自然之景一層又一層地掩映、疊加，漫漫不知邊際，於是山重水複，柳暗花明，山更渺遠水更悠長，從任何一個角度看過去，都是一幅幅美不勝收的圖畫。又輕霧瀰漫時，捲了青山，籠了棧道，如輕紗，如幃幔，縱是人間，仙境又何及？裊裊炊煙起，那邊的粼粼河水，隱隱樹木，遠遠的村莊，如入夢裡。

喜歡坐在湖邊，隔着竹欄望水中曲橋，橋後的半面小亭，亭那邊的小坡，坡後面的高樓，目光所及，層層阻隔，又似隔非隔，一處一天地，極為優美。湖心亭有人練聲，咿咿呀呀隔水傳來很是動聽，想賈母帶劉姥姥遊園，就吩咐家裡習曲的女孩子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，藉着水音更好聽。「只聽得簫管悠揚，笙笛並發，正值風清氣爽之時，那樂聲穿林渡水而來，自然使人神怡心曠。」此時，水面風來，亭中越劇唱腔合着琴聲，帶了水氣，說不出的清亮悠揚。

天然之景，通隔相間，有恰到好處之美。而人力所及處，是藝術品般的小園香徑，樓閣水池。詩情畫意，相看好處無一言。

今秋去瞻園，從高樓廣廈、密集車流中穿過，甫進園門，立時安靜，一牆之隔，竟是兩個世界。正如陳從周先生所言：「園林與建築之空間，隔則深，暢則淺，故假山、廊、橋、花牆、屏、幕等，皆起隔之作用。上海豫園萃秀堂，乃盡端建築，廳後為市街，然面臨大假山，深隱北麓，人留其間，不知身處市囂中，僅一牆之隔，判若仙凡，隔之妙可見。」步入小園，見曲廊迴環，假山魚池，紫藤花影，古意幽深，別有天地在其中，小亭窗邊，一葉芭蕉隔窗款款而探，隔着玻璃，伸手與葉尖遙遙相接，瞬間恍惚：可是舊時友，來候今世緣？

似這般悠遠的、朦朧的意象，落入時光的紙上，作成畫，凝成字，存着，封着，讓千年以後的眼睛與心靈，隔一頁紙張，數行文字，感受那時的歡喜與憂傷。

庭院深深深幾許，情思深深不知幾許。深閨女子，大門不出，二門不邁，任相思堆積，奈何「身無彩鳳雙飛翼」，白日裡，高樓望斷，終是「平蕪近處是春山，行人又在春山外。」至夜晚，「枕邊淚共階前雨，隔個窗兒滴到明。」一重重的阻隔，隔不斷一重重的思念，惟寄情明月，發出「此時相望不相聞，願逐月華流照君」、「願隨孤月影，流照伏波營」的心聲與祈願。

相比這難解的相思，東坡先生的《蝶戀花》如一個生活小品，「牆裡鞦韆牆外道，牆外行人，牆裡佳人笑。」牆內的鞦韆與笑聲，引得牆外腳步徘徊，心緒徘徊。佳人歡笑，行人情生，卻因一牆之隔而不得見，便一直等，等得「笑漸不聞聲漸悄」，多情人帶着煩惱失意而去，彷彿看到一場短暫的單相思垂頭走遠，讀之情趣迭生。

時間越隔越久，長長的日月，曾經留下太多的美好；而今，有多少美好在消失：久別不覺惆悵，短信淡了深情，童話漸漸陌生，傳說越來越遙遠。心多浮華，情也清淺，難傷春，亦少悲秋，匆匆地，我們對萬物，少了一種「隔」的停留與心情。不如，用心中的那份如水情懷，做一扇屏，掛一方簾，留一段怡人風景，掩幾處靜美時光，留待平常的日子裡，慢慢徜徉，細細欣賞。